

## 萬里集九《帳中香》的詩學文獻價值\*

綠川英樹\*\*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

### 摘 要

在日本室町時代的五山禪林，北宋詩人黃庭堅（1045-1105）深受推崇，產生了幾部由僧人編撰的山谷詩注（即「山谷抄」）。其中，萬里集九（1428-1507?）所編《帳中香》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書卷帙浩繁，旁徵博引，不僅是對前人舊說的集成，且也遍考經史子集，參照了許多漢籍和佛典。在如此龐大的學術資料的基礎上，萬里集九對山谷詩進行闡釋，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文通過考察其注釋方法和講解評論，將《帳中香》這一詩學文獻的特色概括如下：(1) 對篇章結構的細緻分析；(2) 對山谷詩句法的討論；(3) 禪宗思維下的詩歌理解；(4) 豐富的圖像利用；(5) 以與日本相關之話題所作的補綴說明。《帳中香》為解讀山谷詩開拓了與中國舊注不同的新視野，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關鍵詞：**萬里集九，《帳中香》，黃庭堅，山谷抄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宋代文獻新視野：研究課題及方法的反省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2019年12月20日），承蒙評論人北京大學吳國武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midori@bun.kyoto-u.ac.jp

## 一、前言

北宋詩人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涪翁）作為江西詩派開山之祖，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在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3）也深受喜愛，與蘇軾（1036-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一同備受推崇。當時五山禪林盛行講授山谷詩的風氣，博學多識的僧人們據任淵注編纂了更為詳細的注釋書（即「抄物」shomono）——「山谷抄」。其中，萬里集九（1428-1507？，號漆桶子、梅庵）所編《帳中香》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書以漢文為主，間雜和文（假名），卷帙浩繁，極盡旁徵博引之能事。且其中頻繁轉引其他山谷抄，可謂奠定了日本山谷詩闡釋的基礎。此外，室町時代以來，大部分山谷抄以寫本（抄本）形式流傳，而僅有《帳中香》在慶長、元和年間（1596-1624）刊刻了古活字版，由此也可窺知後人對此書價值的認可。

《帳中香》的編者萬里集九生於近江國（滋賀縣），俗姓速水氏。原為臨濟宗一山派的禪僧，曾在京都東福寺、相國寺等地修行。應仁之亂（1467-1477）爆發後，他為躲避戰亂輾轉各地，後棲身於美濃鵜沼（岐阜縣各務原市）的南豐山承國寺。他在此地還俗娶妻，將自己的庵居命名為「梅花無盡藏」。文明九年（1477）至十四年前後，他曾為承國寺和鄰近的禪宗寺院僧友講授東坡詩，其講義記錄題為《天下白》，共二十五卷，流傳至今。

山谷詩的講義自文明十七年開始，歷時三年餘，期間萬里集九東游於江戶（東京都）、鎌倉（神奈川縣鎌倉市）。他的講義應芳林寺的住持叔悅禪懌之請，其聽眾大概可以推測是江戶周邊的禪僧或出身武士階層者。長享三年（1489），回到鵜沼的萬里集九將講義的內容加以整理，編成《帳中香》二十卷、敘一卷。萬里集九鑽研外典漢籍，尤其著重於對唐宋詩的研讀，他曾注解《三體詩》的七言絕句部分而成抄物《曉風集》，存留至今，此外又著有詩文集《梅花無盡藏》七卷。<sup>1</sup>

如上所述，《帳中香》有室町末期的寫本和慶長、元和年間的古活字版流傳，<sup>2</sup>

<sup>1</sup> 詳見中川德之助，《萬里集九》（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此外，有關《天下白》與《帳中香》書名的來歷與涵義，可參考周裕鍇，〈「天下白」與「帳中香」〉，《古典文學知識》，5（南京：2013），頁155-158。

<sup>2</sup> 柳田征司，〈抄物目錄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訓点語と訓点資料》，113（東京：2004），頁26-30。

不過後者之中存在相當多的訛誤和脫文，不足以直接依據。按理，由萬里集九的弟子笑雲清三（1492-1520）所謄寫、明應八年（1499）東福寺所藏寫本當是《帳中香》最為精善的文本。可惜筆者至今無緣目睹其實物，故而只能選取次善的方案。本文在引用《帳中香》時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寫本（索書號 WA16-88）為底本，並以同館所藏古活字版（索書號 WA7-92）對校。因二者在網路上皆有電子版公開，便於檢索與閱覽。<sup>3</sup>

## 二、《帳中香》的編纂成書和著述特點

《帳中香》的內容以南宋任淵（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號天社）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本為基礎，<sup>4</sup> 主要由題注（作品編年、人物地理的考證、相關資料的彙集）、詩意的說明、詞語典故的解釋與校勘、作品全體的評論等形式組成。注釋的基本方法，首先列舉前人抄物中的各種說法，對其進行比較、檢討，進而以「某謂」來區別諸說，提出萬里集九自身的見解，這一方法在先前的《天下白》中已確立。如《天下白》敘云：

《芳》、《脞》、《翠》之三部，迺坡集之日、月、星也。凡好學者，而孰不借其餘光？故彌綸夏、夷之間，今不悉錄也。三大老若有異說，則舉「某謂」之二字以判矣。加之，史傳、小說、詩話、圖經、大〔天〕梵之悉曇、扶桑之假名，有益于本集而三大老不載者，件件纂焉。<sup>5</sup>

<sup>3</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室町（1338-1573）末期寫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慶長、元和年間（1596-1624）古活字版）。在「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數字資源庫）」可以下載電子圖片。國會圖書館藏寫本在書尾附有以心崇傳的識語，據此可知此本是崇傳在天正十九年（1591）於河內久寶寺（大阪府八尾市）的安井宗因處所得，翌年，缺落的卷1部分依據萬年山清然大和尚所持寫本加以增補。

<sup>4</sup> 引用黃庭堅詩及任淵注，均據黃庭堅撰，任淵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建陽刊本）。以下僅注卷次。

<sup>5</sup> 萬里集九，《天下白》（日本西尾市岩瀬文庫藏室町（1338-1573）末期寫本），卷首，頁1a-1b；又見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收入玉村竹二編，《五山文學新集》第6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卷6，頁915。

由此可知，《天下白》是對具有代表意義的三部「東坡抄」——太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遺芳》、瑞溪周鳳(1391-1473)的《脞說》、江西龍派(1375-1446)的《天馬玉津沫》(又名《續翠》)的集成，若這些舊說有相異之處，則以「某謂」來闡述萬里集九自身的判定。又如「東西洛之諸老講蘇、黃二集者多矣」<sup>6</sup>所述，當時京都禪宗寺院有很多講授東坡、山谷詩的僧人，萬里集九編《天下白》時尤其重視以上「三大老」之說。而較之三人，更增補了對詩的解釋有益的「史傳、小說、詩話、圖經、天梵之悉曇〔印度的梵文〕、扶桑之假名〔日本的假名文〕」等參考資料，且以此為自身的獨特之處加以誇示。

在比較、檢討諸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一基本方法，也沿用在《帳中香》中。如對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開頭的「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一聯，任淵注在引《文選》所載左思〈詠史八首〉其二、顏延之〈拜陵廟作〉、以及宋玉〈高唐賦〉序之後，解說道：「詩意謂東坡以大材而沉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對此，萬里集九作了如下說明：

此聯有二說。其一用天社之註義：雖坡在杭之通判，次密之守，次徐之守，其聲名滿四方，猶如松聲〔出〕於澗壑之底。沈下僚如是，矧若在高位邪！其一破天社之註義：坡共父老泉及弟子由，嘉祐元年至京師，舉進士以來，聲名籍甚。雖未非高職顯官，四海僉仰慕之，猶如澗底之松聲，聞十里之外也。「十里」，蓋作者常所用，而松之名也。其意千萬里也，後學莫泥十里。某謂以其前義為優矣。<sup>7</sup>

前說沿襲任淵注，後說則與任淵注相異。實際上，二者的差異十分微妙，分歧之處或許在於是將澗壑松聲的寓意與「沉下僚」的蘇軾的當下境遇結合，還是要強調進士及第以來蘇軾的美名遠揚。「十里」是黃庭堅的常用語、指松之名這一說法的正誤暫且不論，其觀點還是頗有趣味的。

此處舉出兩種異說之後，萬里集九以前者更優，卻並未明示後者的出處。而通覽《帳中香》全卷，「或云」、「或說云」、「又有一義云」等類似上例的現象十分常見，不過有時也指出具體的禪僧或者抄物之名。那麼，《帳中香》是如何採納前人抄物的？主要參照了哪些禪僧的說法呢？將其每卷所引用的禪僧、抄物情況彙

<sup>6</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頁18a。

<sup>7</sup> 同前引，頁17a。按：「松聲出」，底本無「出」字。據古活字版補。

總，可得表一：

表一：《帳中香》所引禪僧、抄物一覽表（單位：首）

出處	詩數	樵 (樵雲)	瑞巖	舊抄	先輩	其他
卷 1	32	27	1	4	3	前輩 12、諸老 5、天章老人 1、刻楮子 1、北禪和尚 1、諸抄 1
卷 2	19	17	4	3	9	諸老 3、木蛇 2、山谷集首書 1
卷 3	30	21	1	3	10	諸老 1、諸抄 1、私 1
卷 4	30	19	0	6	15	諸抄 5、諸老 3、前輩 3、雲溪 1、天章翁 1
卷 5	29	25	2	0	23	江西 11、諸老 4、前輩 4、天章 2、一華和尚 1、九淵 1
卷 6	29	29	10	3	19	諸老 5、江西 2、鎌倉抄 2、十六卷抄 1、蕉雪 1*、刻 1、東越和尚 1、前輩 1
卷 7	40	22	3	0	13	老輩 2、木杯老人 1、雙桂 1*、桃碧山人 1
卷 8	28	20	2	0	5	諸老 4、諸抄 3
卷 9	44	14	1	0	12	諸老 2、諸抄 2
卷 10	23	12	1	1	12	東沼 1、賢天英 1、前輩 1
卷 11	47	19	0	2	19	前輩 3、諸老 1、諸抄 1
卷 12	50	15	1	4	11	天章 1
卷 13	41	12	0	3	6	肖翁 2*、諸老 1、前輩 1
卷 14	42	14	26	31	7	肖抄 10*、諸老 2、北禪 1
卷 15	54	6	3	22	14	肖 1*、心田 1
卷 16	42	11	9	14	11	肖 1*、鎌倉抄 1、假名抄 1、諸老 1、前輩 1
卷 17	29	6	10	25	13	諸老 4、雙桂 1*、肖翁 1*、北禪 1、假名抄 1
卷 18	32	8	18	23	17	諸老 2
卷 19	45	5	0	11	2	諸老 1
卷 20	27	1	0	10	3	諸抄 2
合計	713	303	92	165	224	

表中的數字表示各卷之中出現禪僧、抄物之說的詩數，若在一首詩中同樣的禪僧、抄物反覆出現則僅計為一首。另外，未指名講述者（注釋者）的情況，如「舊抄」、「先輩」、「諸老」等稱呼也列入了統計範圍。<sup>8</sup>

<sup>8</sup> 《帳中香》以《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即「古本小板」）為底本，因此《山谷詩集注》（即「增注大板」）卷 9 末尾所載〈次韻子瞻子由題憩寂圖二首〉在注解的對象之外。故卷 9 所收之詩合計並非 46 首，而是 44 首。另，敘部雖也引用了「先輩」、「瑞岩」、「樵雲」之說，此處

由表一可知，《帳中香》中在五首以上的詩中被引用的講述者，僅有以下四人，皆是年長萬里集九三十至六十歲左右、在外典方面造詣精深的五山僧。<sup>9</sup>

惟肖得巖 (1360-1437)：樵（樵雲、樵抄）、蕉雪、雙桂、肖（肖翁、肖抄）

江西龍派 (1375-1446)：江西（江西抄）、木蛇

瑞巖龍惺 (1383-1460)：瑞巖（瑞巖本）<sup>10</sup>

瑞溪周鳳 (1391-1473)：刻（刻楮子）、北禪

四人之中，「樵（樵雲）」也即惟肖得巖的出現頻率壓倒眾人，在 40% 以上的詩中都有出現。尤其在前十卷中，大部分作品的注釋都參照了其說法。不過到了後十卷，引用率卻逐漸下降，這是因惟肖得巖自身的抄物也有同樣的傾向，還是僅僅是偶然現象難以明知。此外，同一首詩中也有「樵」與「蕉雪」、「雙桂」這樣混雜了同一人的不同別號的例子（表中附以 \* 號），尤其卷 13 至卷 17，集中引用「肖（肖翁、肖抄）」的現象值得注目。如〈走筆謝王朴居士拄杖〉（卷 14）第一聯的注釋中，「樵雲」與「肖抄」在鄰近的位置出現，當然，我們並不是要以如今論文寫作那樣的重視學術規範、務必標明引用來源的嚴格態度來苛求五山僧人，然而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對同一人物用不同稱呼，與其說是為了避免表達的重複、或是單純的引用形式粗糙，不如說這正顯示出《帳中香》是由來源不同的抄物綴合而成的這一特點。

僅次於惟肖得巖的是他的弟子瑞巖龍惺，引用率約占全詩的 13%。尤其在卷 14 至卷 18 中出現較多。從萬里集九與他四十五歲的年齡差來看，萬里集九早年很有可能曾列席瑞巖龍惺的山谷詩講義。且《帳中香》中儘管只出現了隻言片語，卻有幾處栩栩如生的描寫可以佐證萬里集九曾經親臨聽講。

不列入統計。

<sup>9</sup> 有關其他禪僧，「雲溪」為雲溪支山 (1330-1391)，「一華和尚」為一華建愆（生卒年不詳），「九淵」為九淵龍蹊 (?-1474)，「木杯老人」為椿庭海壽 (1318-1401，號木杯)，「東沼」為東沼周巖 (1391-1462)，「賢天英」為天英周賢 (1404-1463)，「心田」為心田清播 (1375-1447)。「天章老人（天章翁）」或為瑞溪周鳳之師天章澄叟 (1379-?)。「東越和尚」、「桃碧山人」所指不詳。

<sup>10</sup> 《帳中香》以寫本（抄本）為底本，故而經常出現不規範的字形，如「瑞巖」的「巖」在《帳中香》中常寫為異體字「岩」。本文引用《帳中香》原文時均不予修改，惟正文一律作「瑞巖」，以本字為準。

某謂「空餘」二字，瑞岩講時再三沈吟，實有味外味故乎？<sup>11</sup>

瑞岩亦罵樵之解，云：「有書而裴不來也！」<sup>12</sup>

瑞岩北歡喜之講筵取此或說，建議「兒」字指侍從之兒，非山谷之子相。<sup>13</sup>

此外，瑞巖龍惺的山谷詩講義恐怕不止口授，似也曾句讀、校訂任淵注，並加上自身的注釋而編成「瑞巖本」，且萬里集九也似曾得到此書。如：

瑞岩本「間」字下有句點。<sup>14</sup>

又第一句，瑞岩本云：羈愁多，故能飲酒而習之。且又流落，故「筆有神」也。<sup>15</sup>

「洛陽」云云，瑞岩本削「洛」以下八字。諸本太半如是。<sup>16</sup>

《帳中香》中，在惟肖得巖與瑞巖龍惺這樣的禪僧以外，多有引用「舊抄」、「先輩（先輩抄）」等未指名的舊說。這些都是對《帳中香》以前之說的泛稱，並不能視為來源於某一單行抄物或者特定的講述者。如據「樵之解見諸抄，故不錄」、「舊抄載樵云：經略天下之府也」<sup>17</sup>等記述，可知「舊抄」之中也載有惟肖得巖之說。只是如前所述，後十卷「樵（樵雲）」的引用數逐漸減少，反而在卷14以後，「舊抄」的引用數激增，這一現象十分有趣。而這種每卷引用偏好各不相同的情況，正可以認為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帳中香》彙取前人的不同抄物的注釋特點。

所謂「先輩」，從「先輩辨樵、或二說」、「先輩及瑞岩等說」、「先輩云：樵雲解不穩也」<sup>18</sup>等表述來看，應當晚於惟肖得巖與瑞巖龍惺，或許是指與萬里

<sup>11</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宿舊彭澤懷陶令〉，頁37a。

<sup>12</sup> 同前引，卷2，〈寄裴仲謨〉，頁1b。

<sup>13</sup> 同前引，卷6，〈和答子瞻〉，頁18b。按：「北歡喜」當指大聖歡喜寺（在京都市上京區千本通北）。

<sup>14</sup> 同前引，卷17，〈和文潛舟中所題〉，頁43b。

<sup>15</sup> 同前引，〈再次前韻〉其三，頁55a。

<sup>16</sup> 同前引，卷18，〈中秋山行懷子興節判〉，頁34a。

<sup>17</sup> 同前引，卷1，〈平陰張澄居士隱處三詩·仁亭〉，頁59a；卷19，〈次韻德孺新居病起〉，頁6a。

<sup>18</sup> 同前引，卷2，〈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頁37b；卷3，〈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其一，頁40b；卷6，〈見諸人唱和醖醖詩，次韻戲詠〉，頁34b。

集九同時期而年齡稍長的禪僧。「先輩」與「前輩」的說法雖然罕見在同一首詩中被同時引用，不過二者的使用是否有所區分則不可確知。<sup>19</sup>「諸老」的所指更為含混不清，甚至還有「近來諸老」、「近代諸老」和「古之諸老」等用例，暫且認為是對禪僧長老的泛稱。此外，「鎌倉抄（鎌倉之諸抄）」的所指雖然不可詳知，不過大致可推測是室町時代鎌倉五山的禪僧所作的抄物。既然萬里集九曾遠赴江戶講授山谷詩，那麼京都以外的地域存在著幾部山谷抄也不足為奇。<sup>20</sup>至於卷 6 所見「十六卷抄」，可推測是十六卷本的山谷抄，然而未有其他線索，不得其詳。

綜上所述，《帳中香》的注釋方法是在比較、檢討舊說的基礎上提出萬里集九自身的見解，時而又如「某謂樵說太不穩」、「此篇先輩有諸說，其說往往差互，今不取之也」<sup>21</sup>那樣，多有毫不留情地批判長老、先輩等五山僧之處。不過，《帳中香》的引用看似色彩斑斕，匯聚了眾多學說，實際上卻大都來源於惟肖得巖與「舊抄」等極為有限的一部分資料。這一點與《天下白》中，將被比作「日、月、星」的《翰苑遺芳》、《脞說》、《天馬玉津沫》置於相對平衡的位置上並不相同，而較《帳中香》晚出的《山谷幻雲抄》、《黃氏口義》等山谷抄將為數眾多的禪僧之說縱橫無盡地加以引用，《帳中香》更是遠遠不及。<sup>22</sup>

### 三、對篇章結構和句法的細緻分析

#### (一)分段釋詩

《帳中香》注釋的重要特點，是對作品結構的細緻分析。其中最為顯著的表現，是按內容或押韻分段，對詩的大意和整體結構加以說明這一方法。

<sup>19</sup> 「先輩」與「前輩」在同一首詩中的用例不多，如在〈柳閣展如蘇子瞻甥也云云〉其二的注釋中，「先輩云」與「前輩云」並存。同前引，卷 5，頁 28a-28b。

<sup>20</sup> 有關「鎌倉抄」，張洵認為：「可以推測在鎌倉時期（1192-1333）也有禪僧曾講解山谷詩。鎌倉抄記載的應該是早期五山禪僧的講解」。張洵，〈萬里集九《帳中香》引書之文獻價值〉，《域外漢籍研究集刊》，7（北京：2011），頁 150。按：當時並沒有「鎌倉時期」這樣的時代區分概念，張說恐怕有誤。

<sup>21</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3，〈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乙宮四首〉其三，頁 39b；卷 11，〈次韻子實題少章寄寂齋〉，頁 23b。

<sup>22</sup> 例如成書於永祿十年（1567）前後的《黃氏口義》之中，引用的漢文抄與假名抄（和文抄）合計有三十多禪僧之說。詳見蔦清行，「引用人名、書名より見る《黃氏口義》の学史、文化史的意義」（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大阪：2014），頁 16-17。



分段釋詩在禪僧的抄物中本不鮮見。據太田亨的研究，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末期，「杜詩抄」的先驅心華元棣(生卒年不詳)在《心華臆斷》之中，就已有所嘗試。此書現已亡佚，僅能從後代文獻中略知其貌。心華元棣在分析杜甫(712-770)的〈北征〉時，應用了舊題范德機撰《木天禁語》〈五言長古篇法〉中所說的「分段、過脈(過段)、回照、讚歎」等概念。之後江西龍派《杜詩續翠抄》等批判此法，認為其將詩過於繁雜地細分段落，反而有失詩意。<sup>23</sup> 不過無論如何，《帳中香》成書近百年前，這一方法就已經在五山禪林中出現。

東坡抄也如瑞溪周鳳〈刻楮子瑞溪《脞說》叙〉中所說：「長篇分段，蓋擬趙次公杜詩之解也」，<sup>24</sup> 有意識地採用了分段釋詩的方法。瑞溪周鳳認為分段釋詩的方法源自南宋趙次公，這一認識也基本符合「杜詩學」的歷史事實。<sup>25</sup> 萬里集九也在《天下白》中參考了瑞溪周鳳的段落劃分，不過也偶有異議，如釋七古十六句的〈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詩云：

此篇《脞說》為二段。某謂四段。起句下四句一段；「兒童」下四句一段；「清江」下四句一段；「留侯」下四句一段。<sup>26</sup>

又據《帳中香》：「山谷此篇三段。……或云：此篇四段。今不敢〔取〕之。蓋分段之義，各依眼力所及，故不一模」、「此篇三段。……舊抄等大略此篇二段」<sup>27</sup> 等記載，可知萬里集九以前的山谷抄也曾劃分段落，而另一方面，萬里集九又云：「前輩講往往無分段。無段則大意不顯也」，<sup>28</sup> 也曾流露出對「無分段」講解的不滿。繼《天下白》之後，他在《帳中香》中也更為徹底地、「依眼力所及」地貫徹了分段釋詩的方法。這不僅限於長篇古詩，甚至也應用於律詩之中。

<sup>23</sup> 太田亨，〈杜詩注釋書『心華臆斷』について——日本禪林における杜詩解釋の様相〉，《日本中國學會報》，54（東京：2002），頁304-307。

<sup>24</sup> 笑雲清三編，《四河入海》，收入中田祝夫編，《抄物大系別刊》第1冊（東京：勉誠社，1970），卷1之1，頁61。

<sup>25</sup> 劉重喜，《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6章，〈杜詩分段和分解〉，頁241-242。

<sup>26</sup> 萬里集九，《天下白》，卷3，頁39b。

<sup>27</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頁17a；卷2，〈題王黃州墨跡後〉，頁43b。

<sup>28</sup> 同前引，卷1，〈贈別李次翁〉，頁47b。

〈贈別李次翁〉是有三十二句的相對較長的四言古詩，萬里集九將其分為五段。值得注意的是詩的分段與佛經科判相結合，這在禪僧抄物中可謂獨一無二。以下列出詩的全文，並將劃分段落處以「／」標記：

利欲薰心，隨人翕張。國好駿馬，盡為王良。／（＝「叙分」）  
 不有德人，俗無津梁。德人天遊，秋月寒江。映徹萬物，玲瓏八窓。／  
 （＝「叙分」）  
 於愛欲泥，如蓮生塘。處水超然，出泥而香。孔竅穿穴，明冰其相。維  
 乃根華，其本含光。／（＝「叙分」）  
 大雅次翁，用心不忘。日問月學，旅人念鄉。能如斯蓮，汔可小康。在  
 俗行李，密密堂堂。觀物慈哀，蒞民愛莊。／（＝「正宗分」）  
 成功萬年，付之面牆。草衣石質，與世低昂。／（＝「流通分」）

萬里集九對此有如下說明：

「利欲」以下四句，凡為人生之摠論也。樵云：翕，斂也，言人之本心明白，而利欲之念薰之，故昏昏然利〔欲〕所誘，而隨人俯仰上下也。即分五段排「叙、正、流通」，則此段是叙分也。……  
 「不有」以下六句，是亦叙分〔之〕中也。……「於愛」以下八句，是亦叙分。……「大雅」以下十句，入題正宗分。……「成功—付之一草衣—與世—」以下四句，流通分也。<sup>29</sup>

所謂「科判」，也稱為科分、科文、科段，是讓佛教經文更容易理解的解釋方法，有很多種類型，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序（叙）、正（正宗）、流通」的三分法，一般認為創始自前秦的道安（314-385），如隋代吉藏（549-623?）《仁王般若經疏》云：

<sup>29</sup> 同前引，頁 47b-49a。按：「利欲所誘」、「叙分之中」，底本無「欲」、「之」字。據古活字版補。另，萬里集九在蘇軾〈有美堂暴雨〉的注解中也已採用科判的方法進行分析，其云：「某謂教家義有叙、正、流通。此篇第一句之雷、第二句之雲、第三句之風便是叙分也；第四句之飛雨是為正宗分；自第五句以下，皆流通分也。」萬里集九，《天下白》，卷 7，頁 6a。

次入經文。然諸佛說經，本無章段。始自道安法師，分經以為三段。第一序說，第二正說，第三流通說。序說者，由序義，說經之由序也。正說者，不偏義，一教之宗旨也。流通者，流者宣布義，通者不擁義，欲使法音遠布無壅也。<sup>30</sup>

也即將經文分為三段，序說的部分稱為「序」；解釋教義宗旨的部分稱為「正」；將內容廣泛宣揚的部分稱為「流通」。

萬里集九運用佛經科判的三分法來理解〈贈別李次翁〉的五段結構。而從《帳中香》的「樵云」所引領的行文來看，這一想法也有可能是出自於惟肖得巖。另外，從任淵注引《圓覺經》、《維摩詰經》、《景德傳燈錄》、《傳心法要》等佛典禪籍來看，此詩的主題與內容顯然與佛教關係緊密，萬里集九很可能是因此才特地提出「叙、正、流通」之說。此外，儘管為數不多，萬里集九在其他的山谷詩中也曾以科判為基礎劃分段落，<sup>31</sup> 恐怕是有意識地在運用這一方法。而據張伯偉所論，佛經科判之學曾對初唐文學理論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sup>32</sup> 如此，在禪僧出身的萬里集九那裡，導入科判反而可以說是將山谷詩這樣的文學作品視作「準佛典」而嘗試的解讀。

## (二)以聯、句、字的聯繫釋詩

《帳中香》不僅通過段落的劃分來分析作品的整體結構，也在各個段落內部設置焦點來進行更微觀的分析。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聯與聯、句與句、字與字相互之間的聯繫。例如對某一聯如何與前後詩句相連接的問題，《帳中香》頻繁做出「此一聯受『下有千歲苓』之句」、「此一聯決前生後也」<sup>33</sup> 等說明，「決前生後」也被稱為「結前生後」，指如何總結前文並引起下文，原本是佛經科判的術語，如唐代湛然 (711-782)《法華玄義釋籤》云：「四廣解中二：初結前生後，次正解。初

<sup>30</sup> 吉藏，《仁王般若經疏》，《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3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6），卷上1，頁315c。

<sup>31</sup> 如萬里集九，《帳中香》，卷2，〈題王黃州墨跡後〉，頁44a；卷4，〈次韻答邢敦夫〉，頁12a；卷12，〈次韻謝黃斌老送墨竹十二韻〉，頁58b；卷20，〈書磨崖碑後〉，頁13a、14b、19a、21b等。

<sup>32</sup> 張伯偉，《禪與詩學（增訂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頁3-22。

<sup>33</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頁17b；卷4，〈贈送張叔和〉，頁41b。

文者結前可知，『廣解』下生後，亦名用章意也」<sup>34</sup>等，其後在文章論中被南宋呂祖謙（1137-1181）的《古文關鍵》認為是「作文法」的關鍵之一。<sup>35</sup>而「結上生下」，在《論學繩尺》的林子長（生卒年不詳）箋注中已經有很多用例，在詩論的領域中，元代詩法詩格類著作也曾提出「結上生下格」之說。<sup>36</sup>五山抄物中屢次使用「決前生後（結前生後）」，也可以說是承襲自這類面向初學者的古文選本或詩學指南的系統。

與「決前生後」有著類似功能的術語還有「張本（起本）」，也在《帳中香》中頻繁出現。如「以下八句，此篇張本」、「此一聯為下聯起本」<sup>37</sup>等。「張本（起本）」一詞早在《左傳》杜預注中就有出現，在文章之中，指作為伏筆對後文中將要出現的事項作預先提示的修辭技法。到了南宋蔡正孫（1239-?）的《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多用「張本」一詞來指出絕句中的伏筆，<sup>38</sup>而《帳中香》中的「張本」也應理解為對以上用法的延續。

萬里集九對於詩的首尾呼應也十分注意，如「此篇首尾以陶而結之，猶如常山之蛇勢也」、「此二句一段，而此篇第一、二句一聯之應也。首尾回照如是矣」、「谷今旅潭州，故用潭州懶瓚之故事，首尾合同，如常山之蛇勢」<sup>39</sup>等，都對其首尾連貫的結構予以高評。「常山之蛇」的比喻出自黃庭堅對陳師道（1053-1101）的讚譽之詞，與杜甫句法相並列被認為是作文的關鍵，云：「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sup>40</sup>

此外，對於句與句之間的關聯，「上句受第一句，下句受第二句」、「第三句受第一，第四受第二」<sup>41</sup>等表述也極為常見，不勝枚舉。此類分析也進一步涉及

<sup>34</sup>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3冊，卷1，頁819a。

<sup>35</sup> 呂祖謙，《古文關鍵》，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第1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看古文要法〉，頁3。

<sup>36</sup> 如佚名（或題揭曼碩）所撰《詩宗正法眼藏》在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一中有「結上生下格」的表述。參見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329。

<sup>37</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6，〈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韻，謹同韻賦之〉，頁6b；〈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二首〉其一，頁65a。

<sup>38</sup> 卞東波，《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8章，〈《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與宋代詩學〉，頁244-245。

<sup>39</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6，〈臥陶軒〉，頁56a；卷10，〈次韻答曹子方雜言〉，頁6b；卷19，〈次韻元實病目〉，頁40b。

<sup>40</sup>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164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19，〈答王子飛書〉，頁14b。

<sup>41</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次韻王稚川客舍二首〉其一，頁24a；卷15，〈戲簡朱公武、劉邦直、田子平五首〉其一，頁2a。

到字與字之間的聯繫，如對〈次韻孫子實寄少游〉中「士生要弘毅，天地為蓋軫」二句，任淵注引《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周禮·冬官考工記·輅人》：「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僅列舉出處，而萬里集九卻對二句的結構做出如下分析：

言凡為士之者，其生以弘毅為至要。天則圓，地則方，士亦如是而可矣。其外相如天之圓者，是弘也；其內志如地之方者，是毅也。……  
「弘」與「天」、「蓋」二字響，「毅」與「地」、「軫」二字響。<sup>42</sup>

也即，將上句的「弘毅」二分為表現「外相」與「內志」的資質，並各自與下句的「天」「蓋」與「地」「軫」相互響應。又如對〈病來十日不舉酒二首〉其二「病來十日不舉酒，獨臥南床春草生」二句，萬里集九分析道：「言病來一句，不把酒，其間獨臥空床，春草萌生。『十日』二字與『春草生』相響」，<sup>43</sup> 將病床上的時間流逝與春草的旺盛生命力對比，令二句內部的聯繫浮現眼前。在宋元的詩話中，「響字」通常被作為「句中眼」、「詩眼」探討，<sup>44</sup> 而《帳中香》的「響」的用法則與之不同，是指與其他字的「相響」，也即相互間的響應關係。

對於作品全篇的內部結構，《帳中香》的注釋方法體現在將詩以「段／聯／句／字」這樣的多重層次加以細緻分析上。黃庭堅自身曾提出「文章必謹布置」之說，認為文章一定要有嚴密的邏輯秩序。<sup>45</sup> 如此，萬里集九在論山谷詩之時，結合章法、句法、字法來細緻入微地分析全詩的結構也是理所當然。進一步而言，對於詩歌篇章結構的關注，也與元明時期盛行的詩法詩格著作以「格」、「法」為中心的詩學潮流一致，表現出了《帳中香》的「詩格化」性質。歸根到底，禪宗寺院編纂抄物的最大目的，是為了啟蒙弟子，即傳授能夠提升漢詩文寫作能力的知識與方法。延德二年（1490），萬福和尚在對《天下白》和《帳中香》的完成表示祝賀之時，萬里集九卻回答道：「蓋為童蒙而已」，<sup>46</sup> 這恐怕不單單是自謙之辭，實

<sup>42</sup> 同前引，卷 11，頁 31a。

<sup>43</sup> 同前引，卷 18，頁 11a。

<sup>44</sup> 有關作為「句中眼」、「詩眼」的「響字」理論，詳見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談藝錄補訂〉，頁 329-331、625-626。

<sup>45</sup> 范溫《潛溪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轉引自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周本淳重訂，《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前集，卷 10，〈杜少陵五〉，頁 63。

<sup>46</sup> 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卷 3 上，〈萬福大和尚寓薔薇洞久之矣，肱不離紅螢之案，空

際上二書也的確有著面向初學者用來作為學習指導的用途。

在本小節的最後，再介紹一個有關句與句之間聯繫的頗為有趣的論述。《帳中香》對〈次韻公擇舅〉有如下解釋：

〔詩〕昨夢黃粱〔梁〕半熟，立談白壁一雙。驚鹿要須野草，鳴鷗本願秋江。

〔注〕樵云：人間世，黃粱〔梁〕未熟中，於其中幸然有得時者。我勘破黃粱〔梁〕夢中之理，故無心於立談白壁〔壁〕一雙也。我心在山林，猶鹿志在野草，鷗心在秋江也。

某謂如樵此說，則公擇以詩告公，云：「宜求爵祿施才名。」故公以此詩答，謂所以其不可求。末二句，以述公之所欲者也。第一句是用，第二句是體。凡先體而後用，則順也。先用而後體，則逆也。順逆便作者之機關也，不可守一隅也。第三、四「驚」、「鳴」二字，可細着眼哉！<sup>47</sup>

先引惟肖得巖之說闡述詩的大意。前二句如任淵注所指出，用唐代沈既濟《枕中記》的「黃粱一夢」與《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的典故，感慨富貴無常，轉瞬既得又轉瞬便失。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句是用，第二句是體」這一認識。依萬里集九之意，第一句的「黃粱之夢」表示虛幻的現象，是用，而第二句的「白壁一雙」則表示富貴的實理，是體。

「體用」之別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粗略而言，「體」指抽象的本體、實體，「用」則指具體的作用、表象。這樣的思維方式來源於佛教還是原本就內在於儒學之中，曾引起過廣泛的議論。其起源的問題暫且不論，宋代以來，「體用」論成為理學家頻繁討論的課題。<sup>48</sup> 若以朱熹（1130-1200）之說來作說明：

〔室〕無兼衣。字內瓜潰以來，栖錫於岐陽之南豐，藥爐經卷，索索飄然。詩熟文熟禪熟，無不皈依者也。一日作詩，見賀余所纂坡、谷二抄，蓋為童蒙而已。吁！放翁不註《岷峨集》，辰翁不註《預〔豫〕章集》，而二集彌高哉！且又李善註《文選》，不能無免相〔祖〕述之誤，況於其餘耶？余漫持螳斧而鑿開混沌，寔可笑之，謹依嚴押者二篇，前以贊揚大和尚之盛德，充江湖瓢笠之疏，後以及坡、谷二抄之一端云，頁 768-769。

<sup>47</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1，頁 43a。

<sup>48</sup> 「體用」並舉之例在禪宗文獻中也常見，如《六祖壇經》云：「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等。慧能著，郭朋校釋，《壇經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17 節，頁 32。

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sup>49</sup>

即，水如果是「體」，那麼波就是「用」；身如果是「體」，那麼耳目手足各自所發揮的功能就是「用」；手如果是「體」，那麼手指的活動就是「用」。

「體用」的概念在宋代也被移植到詩學領域，如《詩人玉屑》卷 10 也有「體用」這一項目。其中「言用勿言體」條引《漫叟詩話》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嚙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sup>50</sup> 據此，則詩的表達中，對事物的明言、直敘似為「體」，而對事物的反面或者側面的描寫似為「用」。<sup>51</sup> 〈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韻，謹同韻賦之〉中，萬里集九對前十句曾作如下注解：

〔詩〕春皇賦上瑞，來寧黃屋憂。下令走百神，大雲庇九丘。風聲將仁氣，艷艷生瓦溝。寒花舞零亂，表裏照皇州。千門委圭璧，曉日不肯收。……。

〔注〕某謂以上三聯舉雪之用，以下二聯舉雪之體，而十句共不觸雪之諱，恰如兵法之嚴〔也〕。<sup>52</sup>

此處「體用」的區別，較〈次韻公擇舅〉更容易理解。作為「不觸雪之諱」的詠物詩，雖然每一句都不明言事物本身，而與上三聯的側面描寫相比，「寒花」以下的部分，方才開始正面呈現雪這一事物。

<sup>49</sup>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6，〈性理三〉，頁 101。

<sup>50</sup> 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0，頁 298。按：所舉兩例均是蘇軾詩，分別出自〈廬山二勝·棲賢三峽橋〉、〈宿海會寺〉。

<sup>51</sup> 據張高評之說，《詩人玉屑》這一段論述中的「用」，相當於修辭學中的「借代」法，是近似禪宗的「遮詮法」，「藉反面對面以詮釋本體與名物，可以達到曹洞宗『不犯正位，語忌十成』的語言示悟效力」。詳見張高評，《〈詩人玉屑〉與宋代詩學》（臺北：新文豐出版，2012），第 6 章，〈《詩人玉屑》「不犯正位」說述評〉，頁 271-274。

<sup>52</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6，頁 3b。按：「兵法之嚴」，古活字版有「也」字。依據「體用」概念而作的注釋並不多。除了上述用例之外，僅見於卷 3，〈謝公擇舅分賜茶三首〉其二，頁 11b；卷 9，〈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其一，頁 72b；卷 10，〈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其一，頁 31b 等。

在室町時代，講解經書時參照朱熹「體用」論的例子十分常見，<sup>53</sup> 而《詩人玉屑》也是五山僧所常讀的詩話之一。在這樣的知識基礎上，萬里集九以「體用」概念來解釋山谷詩本不奇異，不過，以此來分析句與句之間的聯繫與順序問題，卻頗為獨特。

萬里集九的這一見解令我們聯想到日本連歌、聯句創作理論中的「體用」之說。在當時的貴族、禪僧、武士間，除傳統的和歌之外，也誕生了連歌、聯句等嶄新的文學體裁，這使中世日本文化呈現出多彩的風貌。連歌、聯句都是由多位作者以接力創作的形式連結成篇（長篇甚至可以達到一百句）的語言遊戲式活動。這一文學體裁在知識階層之間十分流行，乃至促成了被稱為「式目」的規則手冊的編纂，其中對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山類、水邊、植物、戀愛等等各類題材都設了詳細的規定與限制。「式目」濫觴於應安五年（1372）二條良基（1320-1388）所編的《應安新式》（又題《連歌新式》），其中也含有「體用」論的項目。在創作連歌、聯句時，將各種題材均衡配置，對作品內容作適度的變化是理想狀態。如以「A→B→C」這樣的三句為單位，A 句與 C 句如果都用同一題材反覆循環，就稱為「輪迴」，尤需避免。而對「體用」也有著同樣的規定，「體→用→體」或者「用→體→用」這樣的連綴方式也務必要避免。<sup>54</sup>

另一方面，萬里集九云：「凡先體而後用，則順也。先用而後體，則逆也」，儘管認為「順逆」有別，卻也指出「順逆便作者之機關也，不可守一隅也」，「體」與「用」的先後順序可因作者需要而隨機應變。萬里集九的觀點，與連歌、聯句的「式目」中的繁瑣規定可謂大相逕庭。不過，在指出某一句為「體」某一句為「用」以外，從論及句與句之間的聯繫、順序等方面來看，也不能排除萬里集九受到連歌、聯句的創作理論影響的可能性。

### （三）對山谷詩句法的討論

眾所周知，精研句法是黃庭堅重要的詩學觀點，也被其後的江西詩派所繼承。如范溫（生卒年不詳）在《潛溪詩眼》記載了自己直接向黃庭堅請教的體會，云：

<sup>53</sup> 例如五山僧天隱龍澤所筆錄清原業忠（1409-1467）的《論語》講義（《論語聞書》）中，解《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章云：「忠ハ體，恕ハ用。體用同一，則一貫也」。這是基於朱熹集注的「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之說。參見和田芳男，《日本宋学史の研究（増補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第2編，第2章，〈宮廷の宋学〉，頁195。

<sup>54</sup> 伊地知鐵男，《連歌の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頁41-45。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sup>55</sup> 日本的五山僧將黃庭堅尊為江西詩派的創始者——「江西詩祖」，<sup>56</sup> 而《帳中香》的注釋也詳細地闡述了其對句法的精研。據《帳中香》中指明「江西詩祖之句法」、「山谷之句法」的幾個詩例，可知萬里集九尤其注意的是將性質不同的詞語組合在一起這一點。

首先是「熟語」與「警策之語」。如〈和答外舅孫莘老〉的第一聯「西風挽不來，殘暑推不去」，任淵注僅指出其典故源於《晉書·鄧攸傳》「吳人歌曰：紆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sup>57</sup> 對此，萬里集九又做了如下評論：

破題如是，妙哉！凡五言上二字三字，下二字三字；七言亦上四字三字，下四字三字，取史傳之〔熟〕語以續警策之語，是謂江西詩祖之句法。「西風」、「殘暑」皆警策，而「挽不來」、「推不去」皆是史中之熟語。<sup>58</sup>

五言詩當以二字／三字，七言詩當以四字／三字分節這一點，在上引《潛溪詩眼》中已有指出。<sup>59</sup> 「警策」出自陸機〈文賦〉中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sup>60</sup> 原指以鞭策馬。以鞭策馬方能令馬加速奔騰，以此來比喻文章之中能夠提升作品整體表達效果的詞句。此處可理解為一句之中的核心詞語。此詩據任淵〈年譜〉（卷首目錄）「舊本云：莘老病起，作詩寄同舍」，是對岳父孫覺（字莘老）病愈後寄贈之作的答詩。「西風」與「殘暑」，暗示疾病初愈的孫覺仍需忍受

<sup>55</sup>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41，〈東坡四〉，頁 291。

<sup>56</sup> 佚名，《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第 6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丁集，〈十陽·黃〉，頁 369。其「江西詩祖」條云：「呂居仁等推為江西詩祖。」

<sup>57</sup> 按：「挽」字，現行本《晉書》作「拖」。房玄齡等，《晉書》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 90，〈良吏傳〉，頁 2340。

<sup>58</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2，頁 21b。按：「史傳之熟語」，底本無「熟」字。據古活字版補。

<sup>59</sup> 范溫《潛溪詩眼》云：「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七言同。」轉引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41，〈東坡四〉，頁 291-292。

<sup>60</sup> 昭明太子編，李善注，《文選（附考異）》（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卷 17，頁 247。李善注云：「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眾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

初秋的殘暑之苦。《晉書》中的「挽不來」、「推不去」，是源自吳郡太守鄧攸的典故，鄧攸為政清廉，離任之際吳中百姓數千人前來挽留，於是他只能趁著夜色悄悄乘船離開。此處將史書中廣為人知的典故與這一聯的核心詞語「西風」、「殘暑」組合在一起，使「西風」、「殘暑」具備了擬人化的特點，這被萬里集九認為是黃庭堅句法的奧秘而大加讚賞。<sup>61</sup>

其次是「語脈斷而意路連」。如〈次韻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後書懷〉的第五、六句「家徒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中，萬里集九從稍微不同的角度對黃庭堅的句法做了分析：

先輩往往以此一聯為山谷之句法也。……「家徒四壁」四字，謂其貧困。「書侵座〔坐〕」三字，謂其風流學問。「馬瘦三山」四字，謂馬之瘦骨如是，況於其主人邪？「葉擁門」三字，謂無往來行媒之跡也。語脈斷而意路通。<sup>62</sup>

這一聯是在描寫寓居在汴京甘泉坊的宋肇（字楙宗）的清貧生活，「家徒四壁」語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馬瘦三山」出自元稹〈望雲騷歌〉。萬里集九認為，上四字與下三字的關係（「家徒四壁」與「書侵坐」，「馬瘦三山」與「葉擁門」）在表面上似乎存在著斷裂，而實際上深層的意義卻是貫通一致的。也即其詩意為：雖然貧困得家徒四壁，然而滿載著知識的書籍卻盈溢在身旁；家主宋肇保持著孤高的操守，閉門在家不熱衷於與人交遊，正與因精瘦而骨骼高聳的馬相一致。

萬里集九講詩，屢屢著眼於「意路」與「語脈」等關鍵詞。如「二公意路語脈如合符節」、「意路語脈諷詠之，則自然哀痛萌矣」、「某謂此一聯意路語脈，如琴瑟有餘音」<sup>63</sup>等。「意路」與「語脈」是《碧巖錄》等禪宗文獻中的常見詞，<sup>64</sup>

<sup>61</sup> 此外，萬里集九對〈和邢敦夫秋懷十首〉其一的第一聯「殘暑已倣裝，好風方來歸」，有云：「『倣裝』、『來皈』皆熟語，而加『殘暑』、『好風』等警策之語。江西詩祖之提撕可見矣。」又對〈戲呈孔毅父〉第一聯「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有「『管城子』、『孔方兄』之熟語加『食肉相』、『絕交書』之史語，蓋江西詩祖之體」等評語，與此例類似。萬里集九，《帳中香》，卷4，頁14a-14b；卷6，頁29a。

<sup>62</sup> 同前引，卷6，頁12b。

<sup>63</sup> 同前引，卷5，〈子瞻詩句妙一世云云〉，頁22b；卷12，〈〔竹枝詞〕三疊〉，頁16b；卷14，〈次前韻謝與迪惠所作竹五幅〉，頁51a。

<sup>64</sup> 如《碧巖錄》第5則云：「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著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第6則云：「後來語脈接人，一摸脫出」等。雪竇重顯頌古，圓悟克勤評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五山版中国禅籍叢刊》第12卷（京都：臨川書店，2018），卷1，頁15、16。

分別表示「意義的條理」與「語言的脈絡」，而實際上是「意」與「語」的意思。如前所述，山谷詩的聯與聯、句與句、字與字之間都存在著聯繫，整體結構嚴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部分都被機械式地對應、結合在一起，很多地方都如同此處所舉的這一聯，運用了「語斷意連」的手法。據周裕鍇所論，這種手法並非為黃庭堅所獨好，而是宋人普遍提倡的基本原則，<sup>65</sup> 這正如《潛溪詩眼》所說：「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sup>66</sup> 對此，萬里集九以他的慧眼，對山谷詩結構的深層做出了敏銳的剖析。

另外，同樣的觀點也在萬里集九講解《三體詩》的《曉風集》中有所體現。對卷1絕句的「實接」這一技法概念，周弼釋為：「以實事寓意而接，則轉換有力。若斷而續，外振起而內不失於平妥，前後相應」，<sup>67</sup> 對此「若斷而續」，萬里集九做了以下說明：

「若斷而續」云：梅謂語脈若斷，而意路相續也。心田和尚說如此也。<sup>68</sup>

「梅」指萬里集九的別號「梅庵」。這一觀點原本似由心田清播所提出，而萬里集九也將其應用到了對山谷詩的句法分析之中。

#### 四、禪宗思維下的詩歌理解

前節提出了《帳中香》注釋中對作品結構的細緻分析這一特點。這既顯示了五山禪林的黃庭堅研究的進一步精煉化，也彰顯出作為注釋對象的山谷詩所具備的嚴密法度。本節將就萬里集九以禪宗思維理解詩歌此一特色，試舉數例以作具體考察。

萬里集九在流寓美濃鵜沼後，雖然娶妻還俗，然而終身仍在禪宗的社交圈內，酷好佛典，並沒有完全脫離禪僧的身分。且他講義的聽眾也多半是僧人，故萬里集九的山谷詩闡釋將自己的學問修養與聽眾的需求相結合，多有建構在佛理禪意之上

<sup>65</sup>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戊編，第1章，〈結構的張力〉，頁403-404。

<sup>66</sup>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7，〈杜少陵二〉，頁43。

<sup>67</sup> 周弼選，釋圓至注，裴庾增注，《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第5冊，卷1，頁199。

<sup>68</sup> 萬里集九，《曉風集》第2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頁3b。

的內容也不足為奇。更何況作為注釋對象的黃庭堅自身也是與禪學關係極為密切的詩人。<sup>69</sup> 而此處所欲討論的，並非黃庭堅與禪僧的酬唱詩、佛教寺院題詠詩或者明顯與佛教偈頌近似的詩，而是乍看與佛教毫無關聯的那些作品。對這樣的作品，萬里集九都是如何解讀的呢？

首先想要討論的，是任淵注已經提及了與禪相關的可能性，而萬里集九對此加以補充擴展的情況。例如〈甯子與追和予岳〔陽〕樓詩復次韻二首〉其一，詩的全文及萬里集九的解釋如下：

〔詩〕去年新霽獨憑闌，山似樊姬擁髻鬟。箇裏宛然多事在，世間遙望但雲山。

〔注〕自樓上對君山，則箇裡宛然有許多商量可覺省之事。愚人不知之，只看山看水而已。天社主義如是矣。

「多事在」：或云：「山色豈非清淨身？」或云：「禪心江上山。」或云：「祖師心印鐵牛機，煙光凝〔而〕暮山紫。」或云：「朶朶雲山千古佛，重重煙樹一樓臺。」不及毛舉也。<sup>70</sup>

崇寧元年（1102）春，黃庭堅被赦免後，從荊州（湖北省江陵縣）返回故鄉，途經岳州（湖南省岳陽市），獨自登岳陽樓，寫下了七絕〈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卷 16）。這是山谷詩的選本中必定會收錄的千古傳誦的佳作。以上所舉，是對第二年甯子與（一作甯子興）的追和之作（已佚）的再次韻，堪稱是前作的續篇。與前作相同，此詩也是描寫從岳陽樓眺望洞庭湖中君山（湘水之神湘娥曾遊之處）所見的景色。

問題在於對後二句的解釋，任淵罕見地在注釋中闡明詩意：「此詩末句，自掃除幻妄之想，言世之無知者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反無心外之念，殊覺省事也」。而「見山是山、水是水」則多見於禪宗語錄，有如下廣為人知的公案：

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

<sup>69</sup> 有關萬里集九對山谷詩中禪的觀照，以及黃庭堅的詩與禪的關係等問題，參見綠川英樹，〈山谷詩在日本五山禪林的流傳與閱讀——以萬里集九《帳中香》為例〉，《新宋學》，6（上海：2017），頁 144-149。

<sup>70</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19，頁 18a。

山，見水只是水。<sup>71</sup>

「老僧」指青原惟信（生卒年不詳），與黃庭堅同樣承襲黃龍派法系，是晦堂祖心（1025-1100）的弟子。此處所說是他禪悟的過程，從客觀存在的角度而言，山水本是同一個事物，而第一階段（未開悟時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第二階段（從祖心禪師參禪時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三階段（真正悟得佛法時的「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所指的，是對山水認識的層次不同。任淵注所云「自掃除幻妄之想」這一說法的意圖尚未明晰，其云「世之無知者」見山水「反無心外之念」，這只不過停留在青原禪師所說的第一階段之中，則任淵並不是要以達到徹底的禪悟境界來理解這首詩。這有可能僅是針對甯子與追和之作的內容而言，也有可能只是為了突出黃庭堅的心態與無知的愚者不同，已不可能「無心外之念」，故而採用了禪語。

萬里集九所說「愚人不知之，只看山看水而已」，也是沿著任淵注的方向所進行的理解。不過，為闡釋「多事在」所舉之例，卻顯然不是「愚人」的見識，而是已經達到了禪悟境界者的理解。「山色」句出自蘇軾在廬山領悟佛法後所作的著名的〈贈東林總長老〉：「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用山的景色來指如來的清淨法身。「禪心」句出自唐代韓翃的〈題薦福寺衡嶽暕師房〉詩。「祖師」句如《碧巖錄》第 38 則中「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所說，指千人萬人也不能動搖的佛祖的精神運作。「煙光」句用王勃〈滕王閣序〉中的「煙光凝而暮山紫」，此處當用來指佛法的境界與山的景色相重合。<sup>72</sup> 最後的「朶朶」句出自《江湖風月集》所載四明大川普濟禪師〈慈峯千佛閣〉的「朶朶湖山千古佛，重重煙樹一樓臺」，<sup>73</sup> 此書在中國本土已經亡佚，卻東傳到日本，為五山僧們所喜讀。這首詩頌詠明州（浙江省寧波市）大慈寺的千佛閣，將湖上連綿之山比作「千古佛」，這一點也正與山谷詩眺望洞庭湖中的君山一致。如此，「湖山」似較《帳中香》引文中的「雲山」更為妥當。另，「不及毛舉」是「不勝枚舉」之意。要之，對山谷詩中的「多事在」，萬里集九並非將其簡單理解為「有許多商量可覺省

<sup>71</sup> 正受撰，秦瑜點校，《嘉泰普燈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6，〈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十六人〉，頁 168。

<sup>72</sup> 緊隨其後的《帳中香》引用了題為〈古惠頌〉的「祖師心印鐵牛機，煙光凝〔而〕暮山紫」二句，出典不詳。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19，頁 19a。

<sup>73</sup> （舊題）東陽英朝注，《江湖風月集略註》，《禪學典籍叢刊》第 11 卷（京都：臨川書店，2000），卷上，頁 45。其注云：「謂山河大地悉皆毘廬身土，草木國土莫非彌勒樓閣。」又參朱剛、陳珏，《宋代禪僧詩輯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附錄二，頁 702。

之事」，而是靈活地藉助已開悟者所認識到的種種禪的境界，來向讀者展示此句的意涵。

七律〈詠雪奉呈廣平公〉，以其連用四組疊字的第三、四句而廣為人知，對此《帳中香》是如何解釋的呢？將詩的全文一併列舉如下：

〔詩〕連空春雪明如洗，忽憶江清水見沙。夜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風回共作婆婆舞，天巧能開頃刻花。政使盡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華。

〔注〕此一聯，山谷自初更至旦不寢之謂也。上句言雪少而緩則疎疎；雪多而急〔則〕密密。是便聞聲而不要悟道，可悟之道非道。下句言無風則縱下而整整；有風則橫下而斜斜。是便見色而不要明心，可明之心非心也。於山谷面前，則香巖之竹、靈雲之桃，亦是遲八刻。雪之為態，此兩句中悉備之。<sup>74</sup>

第二聯將春雪置於夜中與黎明、視覺與聽覺的對比之下，對其由疏轉密、由直下到斜飛，不斷變化卻又連綿不絕的情景做了細緻的描寫。蘇軾被歐陽辯（字季默）問道「魯直詩何處是好？」時，未立刻作答，而在獲示此聯後，讚歎道：「此正是佳處」，<sup>75</sup> 此後元人方回也針對這一聯說道：「山谷之奇，有『崑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其巧者如作謎然，此一聯亦雪謎也，學者未可遽非之。」<sup>76</sup> 對這一聯的評價儘管褒貶不一，然而其在表現技巧上的特點引起了後代評論家的廣泛關注。任淵注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疊字的來歷問題上，僅列出了陶淵明〈擬古九首〉其一：「密密堂前柳」；杜牧〈栽竹〉詩：「歷歷羽林影，疎疎煙露姿」；又〈臺城曲二首〉其一：「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等前人用例。毋庸贅言，黃庭堅既以「無一字無來處」聞名，探索其如何吸收前人詩句的問題顯然是注釋者必要的任務。

與之相對，《帳中香》的解釋則迥然不同。一見可知，萬里集九的注文中禪語隨處可見，而對於黃庭堅能夠瞬間捕捉到雪的情景的這種天才般的靈感與敏銳的感

<sup>74</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6，頁 10b。按：「雪多而急則密密」，底本無「則」字，據古活字版補。

<sup>75</sup> 吳曾，《能改齋漫錄》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 11，〈記詩〉，頁 342。

<sup>76</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21，〈雪類〉，頁 886。

知能力，萬里集九將其和禪悟相比較。具體而言，《碧巖錄》第 78 則云：「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sup>77</sup> 從聽覺的角度「聞聲悟道」出自香巖智閑因竹子與細石相碰撞的聲音而開悟這一「香巖擊竹」的故事，從視覺的角度「見色明心」出自靈雲志勤見到滿開的桃花而開悟這一「靈雲桃華」的故事。<sup>78</sup> 聽到聲音而領悟佛道，見到事物而明了內心——如《宛陵錄》所說「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正是法身遍滿之證，<sup>79</sup> 進一步推進便可達到如來藏思想。

「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 也稱「佛性」，指一切眾生都具備開悟的可能性。具體而言，指眾生的自性清淨心，這是引起菩提心，修行以開悟的原動力。

「如來法身」遍在眾生身中。換言之，一切眾生的煩惱身中都隱藏著自性清淨的「如來法身」——這是如來藏思想的核心部分。如來藏思想在原始的印度佛教中就已經形成，後來也被中國的禪宗所繼承，成為修行的理論根基。

對〈詠雪奉呈廣平公〉的第二聯，萬里集九有意將其與禪悟的故事聯繫在一起進行解讀，這可以說與上述〈甯子與追和予岳〔陽〕樓詩復次韻二首〉其一的解讀一致，只不過一個是山，一個是雪。對這些外界的景物，萬里集九嘗試以如來的清淨法身進行理解。且對於此詩，萬里集九說道：「於山谷面前，則香巖之竹、靈雲之桃，亦是遲八刻」，甚至認為「香巖之竹」、「靈雲桃華」這樣的禪悟也較黃庭堅對雪的敏銳感知能力略遜一籌，真可謂不吝溢美之詞。

此外，「佛家之規模、詩家之鍛鍊，其揆一而已」、「若以釋部言之，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物我一如之境界也」、「某謂谷此篇蓋《首楞嚴》『阿難聞鐘』之義同意」<sup>80</sup> 等，特意用禪宗思維來理解山谷詩的態度，在《帳中香》中比比皆是。這樣的闡釋方法，是出身禪僧的萬里集九所獨創的嘗試，儘管有時會偏離原作而顯得過於主觀，不過即便是「誤讀」也都有著莫大的參考價值。

<sup>77</sup> 雪竇重顯頌古，《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 8，頁 124。

<sup>78</sup> 「香巖擊竹」與「靈雲桃華」的故事，皆見於道原，《景德傳燈錄》，《基本典籍叢刊》（京都：禪文化研究所，1990），卷 11，頁 178、183。又，「遲八刻」，見《葛藤語箋》「晝夜十二辰，每辰八刻二十分，通十二辰為百刻。《蠡海集》（卅二丈）詳說。今『遲八刻』，言一辰遲也。」無著道忠，《禪林象器箋·葛藤語箋·禪林句集辨苗》下冊，《禪學叢書》第 9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卷 7，頁 1025。

<sup>79</sup> 參見入矢義高監修，古賀英彥編著，《禪語辭典》（京都：思文閣出版，1991），「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條，頁 454。

<sup>80</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8，〈次韻游景叔聞洮河捷報寄諸將四首〉其一，頁 37b；卷 9，〈聽宋宗儒摘院阮歌〉，頁 56b；卷 17，〈秋聲軒〉，頁 18a。

## 五、龐雜多樣的參考資料

在對山谷詩本身的解釋外，萬里集九還引用了龐雜多樣的相關資料，以便向讀者（聽眾）提供更為通俗易懂的解說。以下針對這一點進行探討。

### （一）利用豐富的圖像印證詩歌名物

第二節所引《天下白》敘中，曾提到萬里集九增補了對解釋詩意有益的「史傳、小說、詩話、圖經、天梵之悉曇、扶桑之假名」等，而其中的「圖經」，指《天下白》中引用的很多附有圖畫和地圖的書籍。這也同樣應用在《帳中香》和《曉風集》中，可以說是萬里集九的注釋特色。這其中大部分是本草著作的插圖，正符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的學詩目的，同時也滿足了當時日本知識階層對於博物學的興趣。

《帳中香》中與本草相關的插圖，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共達三十二幅。其中大部分是鷓鴣、蠍、鼈、鼉等動物，與遠志、人參、荔枝、橄欖等植物，此外也有如礬石、石鍾乳等礦石藥材。應注意的是，與寫本相比，古活字版的插圖有很多缺漏。如卷 11 中，本應載錄〈莎草、澧州莎草〉、〈江陵府梔子〉、〈廣州丁香〉插圖處卻僅留以數行的空欄。<sup>81</sup> 利用插圖的目的，據萬里集九所說：「故錄此圖及《本草》。蓋為後人之子細着眼也」，「任天社注以為人參，似不穩也。故今錄出人參并紫參之畫圖，以備好事之一覽矣」（圖一），<sup>82</sup> 是為了對山谷詩中出現的題材提供一個視覺的印象，以便講解之時，使不甚熟悉中國的鳥獸草木的日本讀者更易理解。不過，在彙集了各類動植物的〈演雅〉（卷 1）一詩，卻不知為何並沒有出現任何插圖。或許僅是因為全部引圖太過繁雜，也或許是被萬里集九視為特殊作品處理。

<sup>81</sup> 同前引，卷 11 上（古活字版），〈戲答晁深道乞消梅二首〉其一，頁 27a；卷 11 下（古活字版），〈題淨因壁二首〉其一，頁 2b、3b。

<sup>82</sup> 同前引，卷 3，〈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六言二首〉其一，頁 4a；卷 4，〈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其一，頁 45a、46a。





圖一：人參（出自《大全本草》卷6〈草部〉）

《帳中香》中所引用的多半是《大全本草》中的文章和插圖，這一點在較早完成的《曉風集》和《天下白》中也是一樣。不過，如萬里集九所說：「舊抄引《證類本草》，頗與《大全本草》說同，故不錄」，<sup>83</sup>「舊抄」所引似乎是《證類本草》。而《帳中香》中，也有如下將《大全本草》與《證類本草》的信息合記之例：

《大全本草》第三礬石部云：又〔有〕礬精、礬蝴蝶，皆鍊白礬時，候其極沸，盤心有濺溢者，如物飛出，以鐵匕接之，作蟲飛者，礬蝴蝶也。但成塊光瑩如水晶者，礬精也。此二種入藥，力緊於常礬也。又有一種柳絮礬，煎鍊而成，輕虛如綿絮，故以名之。又《證類本草》第四載玉石上品總七十三種。礬石亦在其內。<sup>84</sup>

<sup>83</sup> 同前引，卷 16，〈贈高子勉四首〉其一，頁 12a。

<sup>84</sup> 同前引，卷 19，〈戲詠高節亭邊山礬花二首〉其一，頁 47a。按：底本無「有」字，據古活字版補。

北宋後期，沿襲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以來的傳統，中國的本草學呈現出了飛躍式的進展，其代表性的成果當推蜀地名醫唐慎微所編《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此書在唐慎微生前並未正式付梓，在大觀二年（1108），經過若干增訂而刊刻成《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簡稱《大觀本草》）。隨後在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宋徽宗之命，重新校定《大觀本草》，刊刻了《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目錄一卷（簡稱《政和本草》）。其後《大觀本草》雖與《政和本草》都被稱為《證類本草》，然而各自都歷經多次重刻，不僅種類多有增加，且也出現了將二者合刻的俗本，版本系統可謂相當複雜。

《帳中香》中所引用的《大全本草》，其文本主要繼承自《大觀本草》系統，金貞祐二年（1274）嵩州夏氏刻本《經史證類大全本草》始以「大全」冠諸書名。對於此書，渡邊幸三認為「為避敵國宋的大觀年號，此書始改名為『大全』」，<sup>85</sup>而據近年李健的版本研究，此書將《大觀本草》與寇宗奭《本草衍義》合刻，為誇示其內容的完備性而改名「大全」，書坊的營利目的也可能是其改名的主要原因。<sup>86</sup>這一金刻本已經亡佚，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書院的重刻本，萬里集九所用《大全本草》可能源自這一版本系統。

插圖數僅次於《大全本草》的是《事林廣記》（《新編纂圖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不過只有〈鴉經圖〉、〈司馬溫公〉、〈深衣（正圖、背圖）〉、〈深衣冠〉、〈帶履圖〉、〈河圖、河圖神馬圖〉、〈洛書圖、洛水神龜圖〉以及〈織錦璇璣圖〉八幅。<sup>87</sup>最後一幅〈織錦璇璣圖〉中備注有「雖似好事，錄以備來者之觀覽」（圖二）。此外，《帳中香》還引有〈黃氏世系〉、〈山谷法系、東坡法系〉、〈伏羲八卦〉等內容，這與本草著作一樣，考慮到這些內容僅憑文字難以理解，於是藉助視覺化的手法來向讀者宣講。

又：「《證類本草》第三十二載瓊田草。見《本集》第十六〔十七〕瓊芝軒部圖亦載之，引《大全本草》」。同前引，卷 20，〈玉芝圖〉，頁 30a。「舊抄」所引用的《證類本草》版本未詳，待後考。

<sup>85</sup> 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大阪：杏雨書屋，1987），〈唐慎微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の系統とその版本〉，頁 59-60。

<sup>86</sup> 李健，《清以前《證類本草》的版本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論文，2009），第 2 章，〈《大觀本草》的版本系統〉，頁 31。

<sup>87</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 1，〈次韻王稚川客舍二首〉其一，頁 24b；卷 5，〈司馬文正公挽詞四首〉其一、其四，頁 6a、12a-12b、13a；卷 6，〈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韻，謹同韻賦之〉，頁 7b、8a；卷 12，〈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頁 35b。



圖二：織錦璇璣圖（出自《事林廣記》後集卷12〈辭章類〉）

總而言之，《帳中香》的本意不僅限於對山谷詩本身的講解，且經常有意識地舉出相關資料、周邊知識以便於理解。豐富的圖像利用正是這種意識的體現。換言之，這樣過剩的知識與信息的提供，使《帳中香》超出了詩注的範圍，成為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彙編。

## （二）為讀者提供與日本相關的話題

《帳中香》雖然基本上是以漢文執筆的「漢文抄」，卻也混雜了一小部分用假名（和文）所作的注釋。有關這一點，山中延之、蔦清行已經進行了網羅式的整理與蒐集，可資參考。<sup>88</sup> 此外，面向日本的讀者（聽眾）的《帳中香》，也提供了很多有關「本邦」（日本）的話題，這也是《帳中香》的解詩特色之一，以下針對這點進行分析。

《帳中香》常常取譬於室町時代的諺語或事物，以便說解山谷詩或任淵注中的特殊詞語。如下例所示：

<sup>88</sup> 山中延之、蔦清行，〈古活字版『帳中香』カナ抄集成〉，《京都大学國文學論叢》，33（京都：2015），頁15-54。

或說云：賤法安而貴惟清，蓋本邦諺云：待鹿時之狸也。<sup>89</sup>

「瓦釜」，本邦雷盆等是也。<sup>90</sup>

「肅宗宴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言女之作優者，本邦之狂言也。<sup>91</sup>

「待鹿時之狸」是將當時日本的俗諺「鹿待つ所の狸」（或也作「鹿待つ時の兔」）轉換成漢文的表達。意思是「與預想完全不同的獵物上鉤；如秉持不自量力的奢望，得到的往往是毫無價值之物。」<sup>92</sup>「雷盆」(raibon) 也稱「搥盆」，是用來搗碎味噌、芝麻等的一種烹調器具，類似蒜臼子。最後一例，將任淵注對「參軍」的說明比作日本的「狂言」。「狂言」是室町時代和「能樂」一同發展起來的一種演劇，以口技和滑稽的臺詞為特徵。通常由男性表演，也存在女狂言的情況。這種用日本的事物來作比擬的說明方法也曾被萬里集九之前的五山僧所採用，如「樵云：二十四官橋，如京之四條、五條橋也」<sup>93</sup>等。

接下來的例子與五山僧講義的腔調相仿佛。雖未必是對山谷詩解讀有必要的信息，卻為了喚起聽眾們的興趣而添加，往往是一些脫離本題卻涉及日本文化、風俗、習慣的話題。如：

前輩云：秦始皇造阿房宮之時，以酒為匠人之硯水。今本邦為匠取酒，是謂硯水，此來由也。雖然，未見其實據，所聽記之耳。<sup>94</sup>

瑞岩云：「彈鐺」，鳴鐺告人，如本邦鞍馬一原之木，及黃昏不唱賣木而只鳴其杖〔也〕。<sup>95</sup>

<sup>89</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1，〈贈鄭交〉，頁58b。

<sup>90</sup> 同前引，卷13，〈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其三，頁39b。

<sup>91</sup> 同前引，卷20，〈代書寄翠岩新禪師〉，頁39b。

<sup>92</sup> 室町時代語辭典編修委員會編，《時代別國語大辭典・室町時代編三》（東京：三省堂，1994），頁235。

<sup>93</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7，〈往歲過廣陵值早春云云〉其一，頁56b。

<sup>94</sup> 同前引，卷5，〈柳閱展如蘇子瞻甥也〉其三，頁29a。按：「硯水」(kenzui) 也稱「間水」、「懸水」，是指「土木、建築等工事時，在伙食之外，例行供給工匠、小工等人的酒或簡單飲食」。室町時代語辭典編修委員會編，《時代別國語大辭典・室町時代編二》（東京：三省堂，1989），頁986。

<sup>95</sup> 萬里集九，《帳中香》，卷6，〈陳留市隱〉，頁40a。按：底本無「也」字，據古活字版補。

領聯，「清人」之美體也。本邦之美人則垂髻鬟，他邦之美人則卷髻鬟，往往見官女之圖中矣。<sup>96</sup>

此外，也屢屢吐露出萬里集九個人的體驗及其對時世的感慨，趣味盎然，例如：

本邦龜山法皇於東洛龍阜之離宮南禪院，聚吉野櫻、難波葦龍田楓、住吉松等栽泉石之池邊。丁亥騷屑以來，不存一株。哀哉！<sup>97</sup>

某東遊超駿州，于時九月末，仰見富士，其絕頂積雪，腰間白雲，麓則楓葉。一日〔目〕之中，三種之風致，卸笠數刻。看谷此篇，忽焉往來懷。<sup>98</sup>

本邦口傳云：昔筑紫宰府管丞相祠堂之額扁掛「管丞相靈廟」五字，神託夢中曰：「我是謫官而寓斯地，依異靈追贈丞相等之號。『廟』之為字，『广』之下有朝廷之『朝』，於我祠堂不為宜。幸是『廟』之古字『廡』也。自今以後，為我則用『廡』字，而不用『廟』字也。」是亦《文選》六十卷講讀成就之時，先輩傳授之一件也，非一字之秘密。今就「九廟」之「廟」字，又夢中說夢，好事之人見之，則必原夢乎？<sup>99</sup>

第一例是自〈次韻文潛同遊王舍人園〉：「移竹淇園下，買花洛水陽。風煙二十年，花竹可迷藏」，聯想到龜山法皇（1249-1305）在南禪院所植櫻花、楓樹、松樹在「丁亥騷屑」（即應仁之亂）中所遭摧殘而發出的感慨。第二例是在讀〈離福巖〉的「山下三日晴，山上三日雨。不見祝融峰，還泝瀟湘去」時，回想到自己初次眺望富士山的情景。萬里集九在文明十七年（1485）九月十四日赴江戶途中，曾在三方原（即「箕形原」，在靜岡縣濱松市西北）眺望富士山而有所感觸，作〈箕形原始望富士〉，自注云：「未刻〔下午兩點左右〕，步遠江之箕形原，始望富士峰於彷彿之間。絕叫椰〔擲〕笠」，<sup>100</sup>這與此例所云正相吻合。第三例是就〈書磨崖碑後〉中「九廟」的話題而展開，引申到日本平安時代的政治家兼漢詩人菅原

<sup>96</sup> 同前引，卷 10，〈清人怨戲效徐庾慢體三首〉其三，頁 25a。

<sup>97</sup> 同前引，卷 6，頁 49a。

<sup>98</sup> 同前引，卷 19，頁 41b。

<sup>99</sup> 同前引，卷 20，頁 15a-15b。

<sup>100</sup> 萬里集九，《梅花無盡藏》，卷 2，頁 696。

道真 (845-903) 的祠堂中，「廟」字被改為「庶」字的傳說。從「《文選》六十卷講讀成就之時，先輩傳授之一件也」可窺知，在五山僧的各種講義之中，前輩講述者常常向後輩聽眾「口傳」很多奇聞軼事。

如果只是逐首按部就班地說明山谷詩的內容，對初學者來說，難免會感到枯燥無味。故而站在講述者的角度，也會多少為了喚起聽眾的興趣，使講義不時偏離主線，或者轉移到周邊知識，或者披露一些講述者個人的體驗。《帳中香》雖是漢文抄，並非用室町時代的日語口語所記錄的假名抄（和文抄），卻也在很多地方留下了生動的講義腔調的痕跡，這正是其作為注釋書而有著很高魅力的原因所在。

## 六、結語

《帳中香》中引用了很多前人舊說，而在萬里集九之前的室町時代中期就已經有惟肖得巖、江西龍派等僧人的山谷抄存在。然而這些山谷抄大都僅存片段，想要獲知萬里集九的山谷詩闡釋有多少是獨創之說，並區分其與之前抄物的差異十分困難。分段釋詩與注重聯、句、字之間的相互聯繫等注釋方法，在其他抄物中也並不罕見。雖說如此，如本文所述，基於佛教科判以及「體用」論的結構分析、禪宗思維下的詩歌理解、利用本草著作等豐富的圖像這些注釋特色，可以認為是在萬里集九之前從未有過的嶄新嘗試。

《帳中香》中所彙集的前人抄物大多亡佚，而《帳中香》卻「後來者居上」，最終確立了在五山禪林中具有代表意義的山谷詩注的地位。萬里集九遠離京都這一權力與名利的匯聚之處，在鵜沼、江戶這樣的邊鄙之地奮勉講詩、注詩，而他的成果卻被後出的山谷抄所廣為轉引。如林宗二 (1498-1581) 抄寫的《山谷幻雲抄》與《黃氏口義》都極為重視《帳中香》的注釋。不過，也有像一韓智翹（生卒年不詳）所編《山谷抄》那樣，雖與萬里集九同時，卻幾乎沒有參考《帳中香》的抄物存在。有關這些後代山谷抄的文獻價值與解詩特色，今後仍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在 1954 年發表的論文〈項羽的〈垓下歌〉〉中指出，五山僧桃源瑞仙 (1430-1489) 的《史記抄》曾引《史記》的「古本」，其中有〈垓下歌〉的佚句「威勢廢兮雖不逝」，這令當時的學界為之震驚。<sup>101</sup> 約四十

<sup>101</sup>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6 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項羽の垓下歌について〉，頁 10-11；中文版載於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駱玉明等譯，《中國詩史（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項羽の〈垓下歌〉〉，頁 33-34。

餘年後，吉川的弟子、漢語語言學家尾崎雄二郎在完成對《中華若木詩抄》與《湯山聯句鈔》兩種抄物的校注工作之際，撰寫了題為〈抄物所見日本漢學的偏差值〉一文，其中有如下表述：

對於從來不是抄物研究者的我自身來說，如果有受人期待之處，就是面對眼前的這兩種抄物〔指《中華若木詩抄》、《湯山聯句鈔》〕，作為從事漢學研究工作者能夠做出怎樣的闡述，如果從這兩種資料中，能夠為古典文獻提供新的異文，取得即使在中國學界也足以引起討論的如上的那般見識〔指吉川所發現的佚文〕則再好不過，然而我未能如願。<sup>102</sup>

尾崎雖未過多談及，卻暗示了作為室町時代日本漢學的成果而存留至今的抄物，並沒有很高的「偏差值」（日本人檢測學生學力的數值），也即並沒有很高的學術水準。然而果真如此嗎？

的確，抄物基本上是以初學童蒙者為對象，多講解通俗平易之物，雖然易於理解，卻難說有著多高的學術水準。而作為漢籍注釋書，本意應在於解說作品本身，然其所提供的資料往往如同滾雪球一樣不斷增加乃至趨於龐雜。此外，為了凸顯與舊說的不同，也常常會出現明顯的誤解或者陷入牽強附會的泥淖。如僅因為抄物是在中華的「域外」產生、數量稀少，就對其價值做出過高的評價，顯然也是不妥當的。然而，也有如本文所論，萬里集九以畢生精力完成的《帳中香》一書，其對山谷詩的解讀，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中國的注釋、評論中所沒有的新視野。

依筆者的管見，與《帳中香》一樣具備室町時代漢學較高「偏差值」的抄物，仍有很多尚未被我們所發掘，對此，我們不應該被以往的先入之見所束縛，而應該將我們的腳步邁向抄物的世界中，正確地認識其文獻價值，這對於進一步開拓中國古典文學乃至東亞漢文學豐饒的土壤，是極富刺激性的探索。

（責任校對：吳克毅）

<sup>102</sup> 大塚光信、尾崎雄二郎、朝倉尚校注，《中華若木詩抄・湯山聯句鈔》（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58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方 回 Fang Hui 選評，李慶甲 Li Qingjia 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Yingkui lüsuì huiping* 中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
- 正 受 Zhengshou 撰，秦瑜 Qin Yu 點校，《嘉泰普燈錄》*Jiatai pudenglu*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4。
- 吉 藏 Jizang，《仁王般若經疏》*Renwang bore jingshu*，《大正新脩大藏經》*Taisho shinshu Daizokyo* 第 33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6。
- 佚 名 Yiming，《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Xinbian paiyun zengguang shilei shizu daquan*，《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Riben Wushanban Hanji shanben jikan* 第 6 冊，重慶 Chong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2。
- 吳 曾 Wu Zeng，《能改齋漫錄》*Nenggaizhai manlu* 下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9。
- 呂祖謙 Lü Zuqian，《古文關鍵》*Guwen guanjian*，收入黃靈庚 Huang Linggeng、吳戰壘 Wu Zhanlei 主編，《呂祖謙全集》*Lü Zuqian quanji* 第 11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8。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晉書》*Jinshu* 第 8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3。
- 周 弼 Zhou Bi 選，釋圓至 Shi Yuanzhi 注，裴庾 Pei Yu 增注，《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Zengzhu Tangxian jueju san ti shifa*，《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Riben Wushanban Hanji shanben jikan* 第 5 冊，重慶 Chong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2。
- 昭明太子 Zhaoming taizi 編，李善 Li Shan 注，《文選（附考異）》*Wenxuan (fu kaoy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an，1983。
- 胡 仔 Hu Zi 纂集，廖德明 Liao Deming 校點，周本淳 Zhou Benchun 重訂，《苕溪漁隱叢話》*Tiaoxi yuyin conghua*，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93。



- 雪竇重顯 Xuedou Chongxian 頌古，圓悟克勤 Yuanwu Keqin 評唱，《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Foguo Yuanwu Chanshi Biyanlu*，《五山版中国禅籍叢刊》*Gozanban Chugoku Zenseki soka* 第 12 卷，京都 Kyoto：臨川書店 Rinsen shoten，2018。
- 湛然 Zhanran，《法華玄義釋籤》*Fahua xuanyi shiqian*，《大正新脩大藏經》*Taisho shinshu Daizokyo* 第 33 冊，東京 Tokyo：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aisho issaikyo kankokai，1926。
- 黃庭堅 Huang Tingjian，《豫章黃先生文集》*Yuzhang Huang xiansheng wenji*，《四部叢刊初編》*Sibu congkan chubian* 集部第 16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1989。
- 黃庭堅 Huang Tingjian 撰，任淵 Ren Yuan 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Shangu Huang xiansheng daquan shizhu*，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建陽刊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Nansong Jianyang kanben。
- 道原 Daoyuan，《景德傳燈錄》*Jingde chuandenglu*，《基本典籍叢刊》*Kihon tenseki soka*，京都 Kyoto：禅文化研究所 Zenbunka kenkyusho，1990。
- 慧能 Huineng 著，郭朋 Guo Peng 校釋，《壇經校釋》*Tanjing jiao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zi yulei*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4。
- 魏慶之 Wei Qingzhi 著，王仲聞 Wang Zhongwen 點校，《詩人玉屑》*Shiren yuxie*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大塚光信 Otsuka Mitsunobu、尾崎雄二郎 Ozaki Yujiro、朝倉尚 Asakura Hisashi 校注，《中華若木詩抄・湯山聯句鈔》*Chuka Jakuboku shisho, Yunoyama renkusho*，東京 Tokyo：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1995。
- （舊題）東陽英朝 Toyo Eichō 注，《江湖風月集略註》*Goko fugetsushu ryakuchu*，《禅学典籍叢刊》*Zengaku tenseki soka* 第 11 卷，京都 Kyoto：臨川書店 Rinsen shoten，2000。
- 笑雲清三 Shoun Seisan 編，《四河入海》*Shika jikkai*，收入中田祝夫 Nakada Norio 編，《抄物大系別刊》*Shomono taikai bekkann* 第 1 冊，東京 Tokyo：勉誠社 Benseisha，1970。
- 無著道忠 Mujaku Dochū，《禪林象器箋・葛藤語箋・禪林句集辨苗》*Zenrin shokisen, Katto gosen, Zenrin kushu benmyo* 下冊，《禪學叢書》*Zengaku sosho* 第 9 冊，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Chubun shuppansha，1990。
- 萬里集九 Banri Shukyu，《天下白》*Tenkahaku*，日本西尾市岩瀨文庫藏室町 (1338-1573) 末期寫本 Nihon Nishioshi Iwase bunko zo Muromachi (1338-1573) makki shahon。

- \_\_\_\_\_, 《帳中香》 *Chochuko*,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室町 (1338-1573) 末期寫本 Nihon 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zo Muromachi (1338-1593) makki shahon。
- \_\_\_\_\_, 《帳中香》 *Chochuko*,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慶長、元和年間 (1596-1624) 古活字版 Nihon 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zo Keicho Genna nenkan (1596-1624) kokatsujiban。
- \_\_\_\_\_, 《曉風集》 *Gyofushu* 第 2 冊,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 Nihon kokuritsu kokkai toshokan zo shahon。
- \_\_\_\_\_, 《梅花無盡藏》 *Baika mujinzo*, 收入玉村竹二 Tamamura Takeji 編, 《五山文學新集》 *Gozan bungaku shinshu* 第 6 卷, 東京 Tokyo: 東京大學出版會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72。

## 二、近人論著

- 卞東波 Bian Dongbo, 《南宋詩選與宋代詩學考論》 *Nansong shixuan yu Songdai shixue kaolu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9。
- 吉川幸次郎 Yoshikawa Kojiro 著, 章培恒 Zhang Peiheng、駱玉明 Luo Yuming 等譯, 《中國詩史 (第二版)》 *Zhongguo shishi (di er ban)*,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 朱 剛 Zhu Gang、陳珏 Chen Jue, 《宋代禪僧詩輯考》 *Songdai Chansengshi jikao*,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2。
- 李 健 Li Jian, 《清以前《證類本草》的版本研究》 *Qing yiqian Zhenglei bencao de banben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中醫科學院碩士論文 Zhongguo Zhongyi kexueyuan shuoshi lunwen, 2009。
- 周裕鍇 Zhou Yukai, 〈「天下白」與「帳中香」〉“‘Tianxiabai’ yu ‘Zhangzhongxiang’”, 《古典文學知識》 *Gudian wenxue zhishi*, 5, 南京 Nanjing: 2013, 頁 155-158。
- \_\_\_\_\_, 《宋代詩學通論》 *Songdai shixue tonglu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9。
- 張 健 Zhang Jian, 《元代詩法校考》 *Yuandai shifa jiaokao*,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1。
- 張 淘 Zhang Tao, 〈萬里集九《帳中香》引書之文獻價值〉“Wanli Jijiu Zhangzhongxiang yinshu zhi wenxian jiazhi”,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Yuwai Hanji yanjiu jikan*, 7,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147-165。
- 張伯偉 Zhang Bowie, 《禪與詩學 (增訂版)》 *Chan yu shixue (zengdingban)*,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08。

- 張高評 Chang Kao-ping, 《《詩人玉屑》與宋代詩學》 *Shiren yuxie yu Songdai shixue*,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 2012。
- 綠川英樹 Midorikawa Hideki, 〈山谷詩在日本五山禪林的流傳與閱讀——以萬里集九《帳中香》為例〉“Shangushi zai Riben Wushan Chanlin de liuchuan yu yuedu: yi Wanli Jijiu Zhangzhongxiang wei li”, 《新宋學》 *Xin Songxue*, 6, 上海 Shanghai: 2017, 頁 132-152。
- 劉重喜 Liu Chongxi, 《明末清初杜詩學研究》 *Mingmo Qingchu Dushixue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3。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 《談藝錄（補訂本）》 *Tanyi lu (budingb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8。
- 入矢義高 Iriya Yoshitaka 監修, 古賀英彦 Koga Hidehiko 編著, 《禪語辭典》 *Zengo jiten*, 京都 Kyoto: 思文閣出版 Shibunkaku shuppan, 1991。
- 山中延之 Yamanaka Nobuyuki、蔦清行 Tsuta Kiyoyuki, 〈古活字版『帳中香』カナ抄集成〉“Kokatsujiban Chochuko kana sho shusei”, 《京都大学國文學論叢》 *Kyoto daigaku kokubungaku ronso*, 33, 京都 Kyoto: 2015, 頁 15-54。doi: 10.14989/197918
- 中川徳之助 Nakagawa Tokunosuke, 《萬里集九》 *Banri Shukyu*, 東京 Tokyo: 吉川弘文館 Yoshikawa kobunkan, 1997。
- 太田亨 Ota Toru, 〈杜詩注釋書『心華臆斷』について——日本禪林における杜詩解釋の様相〉“Toshi chushakusho Shinka okudan ni tsu i te: Nihon Zenrin ni o ke ru Toshi kaishaku no shoso”, 《日本中國學會報》 *Nippon Chugoku gakkaiho*, 54, 東京 Tokyo: 2002, 頁 299-314。
- 伊地知鐵男 Ichiji Tetsuo, 《連歌の世界》 *Renga no sekai*, 東京 Tokyo: 吉川弘文館 Yoshikawa kobunkan, 1967。
- 吉川幸次郎 Yoshikawa Kojiro, 《吉川幸次郎全集》 *Yoshikawa Kojiro zenshu* 第 6 卷, 東京 Tokyo: 筑摩書房 Chikuma shobo, 1968。
- 和田芳男 Wada Yoshio, 《日本宋学史の研究（増補版）》 *Nihon Sogakushi no kenkyu (zohoban)*, 東京 Tokyo: 吉川弘文館 Yoshikawa kobunkan, 1988。
- 室町時代語辭典編修委員会 Muromachi jidaigo jiten henshu iinkai 編, 《時代別国語大辞典・室町時代編二》 *Jidaibetsu kokugo daijiten, Muromachi jidai hen 2*, 東京 Tokyo: 三省堂 Sanseido, 1989。
- , 《時代別国語大辞典・室町時代編三》 *Jidaibetsu kokugo daijiten, Muromachi jidai hen 3*, 東京 Tokyo: 三省堂 Sanseido, 1994。

- 柳田征司 Yanagida Seiji, 〈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Shomono mokuroku ko (genten Kanseki shurui no bu)”, 《訓点語と訓点資料》 *Kuntengo to knten shiryō*, 113, 東京 Tokyo: 2004, 頁 3-82。
- 渡邊幸三 Watanabe Kozo, 《本草書の研究》 *Honzo sho no kenkyū*, 大阪 Osaka: 杏雨書屋 Kyou shooku, 1987。
- 蔦清行 Tsuta Kiyoyuki, 「引用人名、書名より見る《黃氏口義》の学史、文化史的意義」“Inyo jinmei, shomei yori miru *Koshi kugi* no gakushi, bunkashi teki igi”, 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 Kakenhi kenkyū seika hokokusho, 大阪 Osaka: 2014。

## The Literary-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Banri Shukyu's *Chochuko*: A Japanese Commentary on Huang Tingjian from the Muromachi Period

Midorikawa Hideki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hmidori@bun.kyoto-u.ac.jp

### ABSTRACT

The Northern Song poet Huang Tingjian 黃庭堅 was much venerated during the Muromachi period by the monks of the Five Zen Temples (Gozan), who compiled a number of commentaries on his verse (known as “Sankoku sh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works was Banri Shukyu's *Chochuko* (*Fragrance Behind the Screen*). This is a compendious work brimming with valuable citations; it not only requotes the annotations of previous scholars, but further draws widely from the classics, histories, philosophers, literary collections of the past, as well as the Buddhist canon. Using this vast textual corpus as a foundation, Banri Shukyu proceeds to present his own original views on Huang's poetry throughout the text.

In this article, I conduct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Chochuko*'s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ts explications of Huang's poems, identifying the following features of the text's poetic criticism: (1) a detaile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oems in their entirety; (2) an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lines in Huang's poetry; (3) an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in terms of Zen Buddhism; (4) an extensive use of illustrations; and (5) the introduction of topics related to Japan. In short, the *Chochuko* has considerable value for literary history because of its original interpretations of Huang's poetry, which differ markedly from those of earlier Chinese commentaries.

**Key words:** Banri Shukyu, *Chochuko*, Huang Tingjian 黃庭堅, “Sankoku sho”

(收稿日期：2020. 3. 31；修正稿日期：2020. 7. 28；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